

泛幻想 灵异 言情 青春 阅读志

小妖尤尤等 著 兰若空灵[®]



WWW.BH2WY.COM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兰若空灵 / 小妖尤尤等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2
(男生女生)

ISBN 978-7-80742-557-1

I. 兰… II. 小…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16559号

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编 330008
电话	0791-6894736 (发行热线) 0791-6894790 (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名	兰若空灵 (男生女生)
作者	小妖尤尤等
出版人	姜钦云
责任编辑	吴山芳
特约编辑	梁玉玲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15mm × 1020mm 1/16
印张	12
字数	250千字
版次	2009年2月第1版 2009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2.00元
书号	ISBN 978-7-80742-557-1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兰若空灵

Contents ● 目录

002	珠玑短篇	药	邹庚昕
022	淋漓中篇	空·灵	风雨如书
052	淋漓中篇	寻龙	士十八
065	淋漓中篇	随缘石	沐容嫣
092	月光岩		
094	生花系列	【杀客】·狡兔三	王雄成
114	异画舫		
120	生花系列	【乱神传】·虹光序曲	杭小夕
136	珠玑短篇	遗落在兰若寺的心	小妖尤尤
146	淋漓中篇	七日·玲珑劫	杜一
166	肉肉门		
168	行云连载	刀之冷世界(一)	苏子鹅
190	圣米城		



药

网络文学 / 网络文学 / 网络文学

暖风吹破 你眼中开出的云朵
雪花飘落 飘过你流年寂寞
生死为何 活过来是害怕错过
改变什么 也改不掉等待你的心魔

你双手环错 拥抱我一生的困惑
要如何流到眼泪干涸
固执地 记得我 身影在世界里混沌
我的爱 甘愿为你而夭折

天要黑了月要圆了毒药我陪你喝着
梦要醒了人要老了执著算不算罪过
天要亮了花要开了毒药谁亲手熬的
梦已醒了人都走了最后谁陪我唱歌

岁月弯折 红颜在墙上开出几朵
心不透彻 画一把箭串起两颗
要用多久 打动你死后的沉默
为你为我 在坟墓里承受挫折

你双手环错 拥抱我一生的困惑
要如何流到眼泪干涸
固执地 记得我 身影在世界里混沌
我的爱 甘愿为你而夭折

天要黑了月要圆了毒药我陪你喝着
梦要醒了人要老了执著算不算罪过
天要亮了花要开了毒药谁亲手熬的
梦已醒了人都走了最后谁陪我唱歌

01

这一年,最让枫城人意外的消息,就是凰药师回来了。

凰药师是在一年前离开枫城的。那天清晨,大家都还未醒来,枫城中黑色的屋檐上积着薄薄的白雪,细碎的雪花如同春日的柳絮一样缓缓飞扬而下。凰药师背着他的药箱,一身寂寥地走过枫城的街道,看着被积雪覆盖的屋瓦,看着陈旧的红色宫灯,看着眼前飘落的细沙一样的雪花,走到城门口,对枫城人留下了一个诡异的笑容。

这个笑容,暗示着前所未有的邪恶。

一年多以前,凰药师之所以成为枫城的传奇,是因为他救下了枫城大户人家小姐羽株的性命。

确切地说,是他让羽株死而复生的。

两年前,枫城大户人家的小姐羽株患上了一种奇怪的疾病,起初整日昏昏欲睡,后来便四肢无力卧床不起,连吃饭喝水的力气也没有。羽家老爷为女儿羽株请了不少的医生,一一看过之后开下方子,但羽株的病情一直都不见好转。最后,羽老爷从外城请来了一位名医,名医替羽株号脉后叹息一声,对羽株父亲说:“准备后事吧。”听到这一句,羽老爷和羽夫人当即落下泪来。

在枫城没有人不知道,羽老爷和羽夫人一辈子最疼爱的人,就是羽株。对他们来说,羽株是他们栽种在大地上的一株植物,无论是炎炎烈日还是风雪冰霜,羽老爷和羽夫人都在精心呵护这株植物。

羽株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每天身体忽冷忽热,冷起来有若寒冰,热起来满身都是汗水。羽老爷派了五六个丫鬟轮换着伺候羽株,每天忙里忙外,整个羽府的天空也是一片灰暗。那之后,羽老爷和羽夫人脸上再没有了往日的笑容。

十七岁那年,羽株终于断气了。

羽株出殡那天的情景,枫城里的人没有谁能轻易忘记。那天白色的冥纸如同一张张惨白的脸在空中飞舞,哀伤的乐曲从羽府飘出来,沿着枫城的大街一直吹一直吹,像是一条垂死挣扎的蛇滑在枫城的街道上。羽株得病的事情枫城百姓早就传得沸沸扬扬,羽株的棺材一路抬往西郊坟场,枫城街道上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出门夹道相送。一些女人看着那漆黑的如船一般的棺材,说:“多好的一个女孩子,可惜才十七岁,就这么死了。”

就是那天,出殡队伍一路西行,来到快出西城门的酒肆前时,一个摇晃着酒葫芦满脸胡须的男人忽然吵嚷着从酒肆里走出来,脚步跌撞地拦住了队伍,口齿不清地说:“你们做什么……这人……这人都还……还没死,你,你们怎么就出……出殡了。”

羽老爷看到这个男人勃然大怒,让府上的家丁赶紧把男人拖走,可是男人的力气非常大,像条癞皮狗一样在地上翻身打滚,抱着手里的酒葫芦,说:“我要救人!我要救人!”

羽老爷走过去甩了男人一耳光,男人摇着脑袋,定睛看看羽老爷,神态变得清醒稳重起来。男人不急不慢地从地上爬起来,说:“你女儿没死,我能救活她。”

很快,这个自称凰药师的人要给死去的羽株治病的消息便传遍了整个枫城。羽家出殡的队伍打道回府,凰药师跟随羽家队伍去了羽老爷府上。哀伤的乐曲停了,路边的枫城百姓都用惊愕的目光看着凰药师走路的样子,这个男人挺着胸膛背着药箱,虽然不修边幅,但脸上却显出一种与人不同的凛冽桀骜。

那时候的枫城人,还不知道这张脸下面隐藏着怎样的血腥淋漓。

凰药师来到羽家之后,并没有马上给羽株看病,只是让羽家买了许许多多的冰砖,让羽老爷把羽株的尸体停放在堆满冰砖的房间里整整三

天。那三天里，凰药师在羽家大吃大喝什么也没做，进进出出也无人敢阻拦。羽老爷只当没看到，晚上却对羽夫人说，“如果他不能把羽株救活，我就把他一刀一刀刮了，丢到鱼池里去喂鱼。”

第四天，凰药师对羽老爷说：“我要给羽株治病了。”

据说，凰药师给羽株看病的过程自始至终也没有人瞧见。治病的时候，凰药师和羽株单独待在房间里，用黑色的帘布挡住了所有的窗户，把房间遮蔽得严严实实，任何人也不许进去。羽老爷和羽夫人在房间外面焦急地等待了一个上午。羽老爷站在暖暖的日光下来回踱步，整颗心冷冷地悬着。直到凰药师打开房间的门，羽老爷和羽夫人才松下一小口的气。凰药师站在门前，微微一笑，说：“羽株很快就会醒过来的。”

说完，凰药师和羽老爷走到书房，凰药师写了一张药方给羽老爷，告诉羽老爷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一定要给羽株吃药。羽老爷接过药方一看，那是个很特殊的方子：猫眼两颗、鱼唇四枚、蜈蚣一只、白蚂蚁五只，配上荔枝、虾仁、鸽子蛋、鸡皮炖熬半个时辰，将汤药浇灌在月季花上，采摘花瓣用温水浸泡半个时辰，再取新鲜的牛血用蜂蜜将月季花瓣炒半个时辰，炒好之后随红枣吃下，如此服用，每天一次，药到病除。

方子开完之后，羽老爷便吩咐下人按照方子上的内容去置办。第二天，羽株苏醒过来，羽老爷和夫人几乎都高兴得落下泪来。羽株刚活过来不久，这事情就在整个枫城传开了，各家各户没有人不知道是凰药师用不为人知的医术让羽株死而复生了。

为了感谢凰药师，方老爷为他在枫城里开了一家十分气派的药堂。凰药师坐堂不久，枫城里再难的疑难杂症都被他治愈了。凰药师很快就成了这枫城的传奇。

按照凰药师给的方子，羽株连续服用了那味药三个月之久，吃过药之后，羽株的气色越来越

好，人也越来越精神，谈吐也活泼起来。而就在這個時候，也就是一年前，凰药师关闭了羽老爷送给自己的药堂，说：“我要离开了。”

凰药师离开枫城的事情只有羽老爷一个人知道。那天夜里枫城刮着小风下着小雪，凰药师和羽老爷一同在枫城边的小酒馆里喝酒。

喝着喝着，凰药师用手指蘸了蘸碟子里的酒，在桌子上写道：明天我就走。

羽老爷正想说什么，凰药师摆了摆手，微微一笑说：“你不用多说，你想说的话我都知道，放心，羽株不会有事的，而且，一年之后，我就回来。”

第二天，凰药师就背着他的药箱离开了。

一串长长的脚印印在枫城清晨积雪的街道上，凰药师走到城门口，朝着枫城羽家的方向露出了一个笑容。大家都在沉睡中，整个城池都在沉睡中，所以那天没有人看见这个笑容，就像当初没有谁知道凰药师是如何救活羽株的。

凰药师转身，孑然离开，留给枫城的，是无尽的猜测和一年后就会归来的约定。

那是比妖魔还要伤人的约定。

02

凰药师离开的那一年里，枫城里来了另外一个和羽株有关系的男子，那是一个眉清目秀的男子，粉樱花一样的唇，眉眼清澈汇聚着锐利的英气，鼻梁高挺，头发随意地扎着，透出潇洒与倜傥。

这个男子叫流旭。

羽株是在买画的时候认识流旭的，第一眼，羽株少女的心思就像云开日出后耀眼的光一样照射到了十几岁年纪的土壤上，让土壤中那枚柔弱的爱人之心绽放开来。羽株从流旭的手里买过一幅画，流旭干净地一笑，说：“小姐就是羽老爷的女儿吧。”



药



会,花灯夜市、戏馆,几乎每次都能遇见流旭。这个男子带着缘分的气息踩住了羽株的影子,像一棵植物,根部健硕修长,穿过了层层土壤,到达羽株脚下,牢牢捆绑住了羽株的踪迹。

羽株当然动心了。

又是半个月过去,羽株出来买风筝,又在风筝桥上遇见了流旭。见流旭在桥的那头看风筝,羽株赶紧打发丫鬟小翠离开,一个人装作不在意地往桥那头走去。就在这时候,一辆马车飞快地驰过风筝桥,羽株闪躲时脚下一滑,整个人便跌落到了河水中。

被流旭救上来后,羽株裹着流旭的长衫坐在桥上,像只受伤的猫一样愣愣的,身体不停颤抖。沉默一阵,羽株的目光婉约地转到了流旭的脸上,这时候流旭也正看着她。羽株心里悸动一下,问:“你除了卖画,不做别的?听说,你是刚来枫城的。”

“是。”流旭说,“我来这里准备接管父亲死前留在枫城的产业,福来客栈。”

羽株笑着表示明白,开玩笑说:“一开始我看你在人那么杂的地方卖画,还以为你是一个落魄书生呢。”

那之后,当流旭和羽株结伴在风筝桥下点起蜡烛仰看冬日的星辰时,流旭告诉羽株,其实当他第一眼看见羽株时,就已经暗暗地喜欢上她了。流旭告诉羽株,她就像是自己站在大地上一眼望入天空时触目而见的一颗过于闪亮的星辰,只用一眼,就看得流连忘返,只一眼,他就知道未有的温暖。少女的心就这样如核桃被砸开一样裂出了一条细细的缝,一切爱的温度都顺着这条细缝淌入了羽株的内心。

羽株低下眉眼,眼中一阵流光闪动。她抬起头,“你怎么知道?”

“小姐的传奇故事在这街巷里传得火热,我一来就听说了。”流旭看着羽株的眼睛,脸上带着温柔的笑。

后来的一天,羽株和丫鬟小翠一起去胭脂铺买胭脂,路过枫城的福来客栈时,正好看见流旭从客栈里走了出来。流旭一出客栈目光也正巧落在羽株身上,又是温柔一笑,“小姐,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说来那是缘分吧,羽株想着。那一个月里,羽株去寺院、书场、庙

这一个冬日，流旭送羽株回家，来到羽家门口时，管家见到羽株立刻兴奋地叫起来：“小姐，你猜谁回来了！”

“谁？”羽株好奇地问。

“凰药师。”

“是吗？”羽株也高兴起来，扭过头对流旭说，“是他，当初救了我性命的凰药师回枫城了，要不要跟我一起进去？”

流旭对羽株得病的事情知道的也不少，于心底对这个救过羽株性命的药师充满了好奇。可是在羽家门口，流旭不知道自己该不该随同羽株一起去看，而且人家久别归来故人重逢，自己去了不一定知道说什么好。流旭想了想，说：“还是不要了吧。”

就在这时候，一个男人从院子里走了出来，对羽株哈哈大笑，说：“羽株，我回来了。”

羽株匆忙上前抱住了男人的手臂叫凰伯伯，然后对流旭说：“这就是我凰伯伯，凰药师。”

流旭愣了一下，看着凰药师时，他只觉得眼前这个男子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阴诡气息，仿佛一株腐烂的植物。流旭看着凰药师问了问好，与男子对视的时候竟然有着窒息般难受的感觉。

这个男人很诡异，这是流旭的第一反应。

第二天，凰药师的药堂重新在枫城开张了，时隔一年，药堂的牌匾再次悬挂到药堂门前，不多久，前来看病的人便络绎不绝。凰药师归来的消息瞬间传遍了整个枫城。

当流旭出来卖画时，他看到“凰天药堂”前挤满了等待看病抓药的人，心里陡然觉得这座城仿佛是一艘被风雨裹挟着的船正在向危险的礁石靠近。流旭有如听到了鬼魂哭喊的声音，那是一种恐怖的令人战栗的声音。

流旭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他只隐隐觉得，不好的事情就快来了。

果然，半个月之后，一场瘟疫袭击了整个枫

城。这巨大的瘟疫让所有枫城人措手不及，染上瘟疫的人死得都惨不忍睹：身体开始瘙痒，接着一块接一块出现红斑，然后内脏开始出现疼痛的感觉，等到最后，病人们仿佛感觉到无数只蚂蚁和蜘蛛爬在自己的身体中，像要掏空自己一样难受。一旦失去生命，死者的手脚就开始淤肿，像橡皮一样发出油腻的光泽。

每天都有人死去，每天都有尸体被毫不留情地卷在席子里被丢到城外的乱葬岗中，直到后来城外已经堆积不下死去的人。接下来，枫城的街道上开始躺满了散发着恶臭的一天接一天不断腐烂的尸体。

而在这个时候，凰药师也病倒了。

残忍的瘟疫如野兽一样咆哮而过，一个月之后，枫城的人，已经死去了将近十分之一。

每个人都在颤抖。

每个人都在噩梦中惊醒。

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见到第二天的日光。

这种东西，像蝎虫一样爬在你的生活中，像荆棘一样深扎在你的皮肉里，那就是恐怖吧。



枸杞一钱、槟榔一钱、莲子十颗、花生二十颗，和鱼骨、山楂、鸭舌、冰糖一起炖熬，一日三服，方能去病。

这是凰药师在病榻上想出来的药方，这药方第二天传到了枫城各家各户人的手中，枫城人按照药方上的方法煎熬了汤药，每个人都喝了药。没几天，布满全城的瘟疫阴霾逐渐散去，官府清理了街道，用汤剂给街道去毒，持续一个多月之久的瘟疫之灾在凰药师的药方出现后立即结束了。

瘟疫结束后，流旭接管了福来客栈，每天闲暇的时间便多了起来。流旭每天都会和羽株见



藥

上一面，正是那些日子里，流旭发现羽株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每天整个人也显得阴沉沉，说起话来也带有了一丝沙哑。流旭问羽株是不是哪不舒服，羽株笑了笑，说他多虑了。

流旭经常带着一些自己珍藏的画到羽家。羽老爷大概了解女儿的心思，又心疼女儿，所以每次流旭来他也颇为高兴。最重要的是，流旭每次到羽家，多数会带上一幅古人的真迹赠送给羽老爷。羽老爷好歹也算半个文人雅客，对那些画卷爱不释手。流旭一来，两人玩赏书画谈古论今，他觉得流旭是个有真才实学的年轻人。

瘟疫后，流旭带着一幅《流苏春树图》给羽老爷看，当时凰药师也在，一见那幅画卷，凰药师张口便说：“这不是《流苏春树图》吗？”

流旭问：“药师也知道这幅图？”

凰药师爽朗地一笑，“说来巧了，画这幅图的曾风墨还是我一个故交呢。他作这幅画前，我们在酒肆里喝酒，当时他兴致大增，仰脸吟出一句‘春来流苏车马漾，燕过高树望昨年’，然后便挥毫画了这幅图。”

流旭顿时呆住了，“这幅图的作者的确是曾风墨，但他可是两百年前的古人，凰药师你……”

凰药师脸色一变，赶忙哈哈大笑，说：“开个玩笑，流旭君怎么当真了。”

可是，流旭丝毫没觉得凰药师是在开玩笑，流旭看到凰药师说话时的姿态，总觉得这个男人在隐瞒什么。没几天，流旭拿了几个古董小玩件到羽家，让羽老爷请凰药师出来一起鉴赏，流旭在甄别那些玩件时故意卖了不少破绽，都被凰药师一一挑了出来。这男人甚至说出了某些野史上记载有误的地方，凰药师说话时的姿态和口吻仿佛那些都是他自己亲身经历过一般。流旭惊讶极了。

凰药师给流旭的感觉，便是他真和几百年前的古人一起生活过似的。

回福来客栈的路上，流旭路过“凰天药堂”

看到药堂里来往的人群，心里一阵怪异的滋味。每当他走到这里，都觉得这个城池将有事发生，但却说不出那是什么灾难。

下午，流旭正准备出门，店里伙计却在后院里大叫起来，流旭带着几个伙计来到后院，一个伙计站在一条死狗的面前吓得脸色苍白。流旭走去一看，那条死狗尸体的模样和瘟疫时那些死尸的样子无异，流旭蹲下来，拿起狗嘴边的食碟，看了看里面漆黑一团的东西，问：“这是什么？”

“是药渣子。”伙计说。

流旭皱了皱眉头，说：“哪儿的药渣子？”

“凰天药堂的，瘟疫前店伙计老七病了，就吃了几服药，我本来把药渣子埋在花下面的，今天收拾花盆，刨出药渣子，就倒在狗碟子里，没想到，这狗吃过就成这样了。”

一系列念头闪电般飞快闪过了流旭的脑海：如果是这药渣子将狗传染上了疫毒，那么这场瘟疫就是凰药师亲手制造的。瘟疫不过是一个表象，全城之所以会不停死人，全是因为那些人喝了凰药师的药。谁也不会怀疑神医凰药师的药，病人只想到吃了药会康复，却想不到会因为吃药中毒。而凰药师自己病倒，一定是伪装起来掩人耳目的。

从这天之后，流旭就把所有的注意力转到了凰药师的身上。他知道这个男人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他像一座坐落在云端之上的高塔，污浊而古老地俯瞰下面的人，试图操纵他们。



流旭想,他必须从凰药师身上找出真相。

流旭开始频繁地出入羽株家,以看望羽株的名义去探察凰药师在羽家究竟做了些什么。那几天中,羽株的精神越来越差,甚至不愿意出门,羽老爷让流旭陪着羽株,流旭便在房间里教羽株用花纸叠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一天,羽株看着流旭,问:“你想过要娶我吗?流旭。”

流旭停下折纸的手指,微微一笑,“当然,羽株,我有过。”

羽株深吸了一口气,看着窗外,说:“我总觉得我的身体又开始不行了,我怕你娶了我,反倒失去了幸福。”

“你不要胡思乱想了,”流旭说,“失去你,才是失去幸福。”

说着流旭将手中的纸拆开,用那张纸折了一座城的形状,对羽株说:“一座城,里面有我,也一定会有你,将来我会迎娶你进门的。”

羽株浅浅地一笑,脸上满溢着美好与幸福。

羽株说:“也许时间一久,我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你怎么办?”

流旭说:“傻,你怎么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呢?”

羽株摇摇头,蹙眉说:“我也不知道,总觉得自己有时候不像自己了,自己的身体仿佛一点一点被什么吞噬着,这些日子以来一直如此。”

流旭用手捋了捋羽株的头发,“你总是喜欢多想,这些日子里身体有点虚弱,应该多休息才对。”

羽株心里忽然一悸,看着流旭手中叠出的那座城池,手指在流旭的手背上一阵按摩,说:“你真的不怕时间一长,我会渐渐改变了?”

流旭笑着按摩羽株的头发,“羽株,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我爱的人,终究只有你一个。”

羽株将头埋进流旭的胸膛,突然忍不住落下了泪来。那几天,少女的心里有一种隐忍的难过,她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中有着另外一个声音,一个将要吞噬自己的声音,她恍惚觉得自己快被那个

声音占据了,直到最后,自己会成为另外一个人。

羽株怕极了,不是怕自己被那未知的声音吞没,而是怕失去爱人的肩膀。



流旭在一个月光惨白的夜里发现了凰药师的秘密,那个让他感到无比恐惧的秘密。

白色的月光浸透了枫城高大的城墙,一排排房间的屋瓦在月光照耀下冰冷如凝霜。因为天气有些冷,这天夜里,街道上已经寥无人迹。流旭从羽家出来,准备回福来客栈,在经过枫城西门的书场时,看见了一个人的身影在城门口一晃而过,流旭清楚地认出了那是凰药师。

跟上去。这是流旭唯一的想法。

流旭跟着凰药师一直穿过小竹林和坟场外交错的小路,来到了被月光照得一片诡异的乱葬岗中。瘟疫中死去的人都沉睡在这里,尸体多被随意埋葬在地下。流旭小心翼翼地跟在凰药师身后,躲在光影交织层叠掩映的树丛中,看到凰药师在乱葬岗边找了一根坚固的木棒,然后开始刨挖地上的泥土,很快,尸体错杂搁置的手臂暴露在了月光下,一股难闻的死人味道涌了出来。凰药师站在月光下,一脸诡异邪恶的笑容,他的双眸中绽放着兴奋的光芒,那激动的表情宛若一只获取猎物后的豹子。

死人的残躯在月光下被他拖出了泥土坑,苍白的有些腐烂的手臂在白净的光中曳动着阴森冰冷的味道,如同一朵又一朵恶毒的罂粟。

接下来的画面让流旭感到双股战栗,凰药师将一具尸体放在地上,用刀剖开了尸体的腹部,然后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团奇怪的散发着白色荧光的物体,将那团东西塞到了尸体中,最后取出了一支粗大的针,再穿过细麻绳,用细麻绳将那刀口缝合上。

看着整个缝合过程,流旭满头大汗地蹲在树

丛中动也不敢动,他知道,只要自己发出一丁点声响,都会成为凰药师的刀下之鬼。

夜越来越深,直到凰药师匆匆离去,流旭才从树丛里出来,接着疯狂地往福来客栈奔去。这天夜里他所看见的一切让他脑海一片震荡一片空白,他的手是冰冷的,牙齿也是冰冷的。流旭整夜都没有睡着,脑子里一直不断播放着凰药师缝合那具尸体的情景。第二天天亮时,他的头快要炸裂了。

他到底在做什么?

流旭无法不问自己。

后来的几天夜里,流旭又躲在了乱葬岗边的树丛中,果然,凰药师每天都会来这里,挖出尸体然后缝合那团白色荧光物质到他们的体内,然后将他们一一埋回去。流旭虽然害怕,但是他太想知道凰药师究竟做的是什,因为见到这个男人的第一眼时,他就在男人身上读到了阴邪的味道。

终于一天夜里,在凰药师离开后,流旭没有立即回福来客栈,而是走出树丛来到了凰药师重新埋葬尸体的地方,将尸体挖了出来。

月光从天空中打下来,打在那些尸体的腹部,流旭畏惧但又欲罢不能地看着眼前的尸体,看着尸体身上被凰药师用细麻绳缝合的开口,打算用手去触碰那里,忽然听到一个响亮的男人的声音:“你不害怕吗?”

流旭像身体触电一样扭转头去,看到的是一个面容清瘦的老人。老人留着长长的胡须,银色的头发显得格外干枯,他拄着一根长长的拐杖,挤动脸上的皱纹盯着流旭,又问了一声:“你不害怕吗?”

流旭咽下一口唾液,说:“害怕,但是我想知道凰药师在做什么。”

老人看着尸体,问:“凰药师就是刚才那个男人,对吗?”

“是,”流旭说,“他把一团奇怪的白光物体缝

进了尸体的体内。”

老人蹙眉说:“那是鬼胎。”

“鬼胎?”

“鬼胎是一种靠吸收阳气而活的妖孽魂魄,我经过风雨山时,发现那上面的鬼胎忽然少了很多,一路追查到这里,发现这个城里有着不少的鬼胎,似乎都是被人从风雨山带到这里的。”

流旭站起来,问:“风雨山是什么地方,你又是谁?”

“风雨山上有着许多被困住的鬼胎,那里是束缚鬼胎的地方,以免它们窜入人群居住地吸收人们的阳气。至于我,不过是个游侠僧人,专管一些妖魔鬼怪的闲事。”老人笑了笑,脸上的皱纹层层叠起。

流旭看看地上的尸体,眼睛愣愣地睁大,“凰药师为什么要把鬼胎缝合到尸体里?”

老人说:“鬼胎是不能直接吸收阳气的,它们需要以尸体当做身体,就像鬼魂附身一样,它们在尸体体内寄居,最终借用尸体来行动,便可以像人一样活动。只要鬼胎一完成寄居,尸体就会醒过来,进入到人群中吸收人们的阳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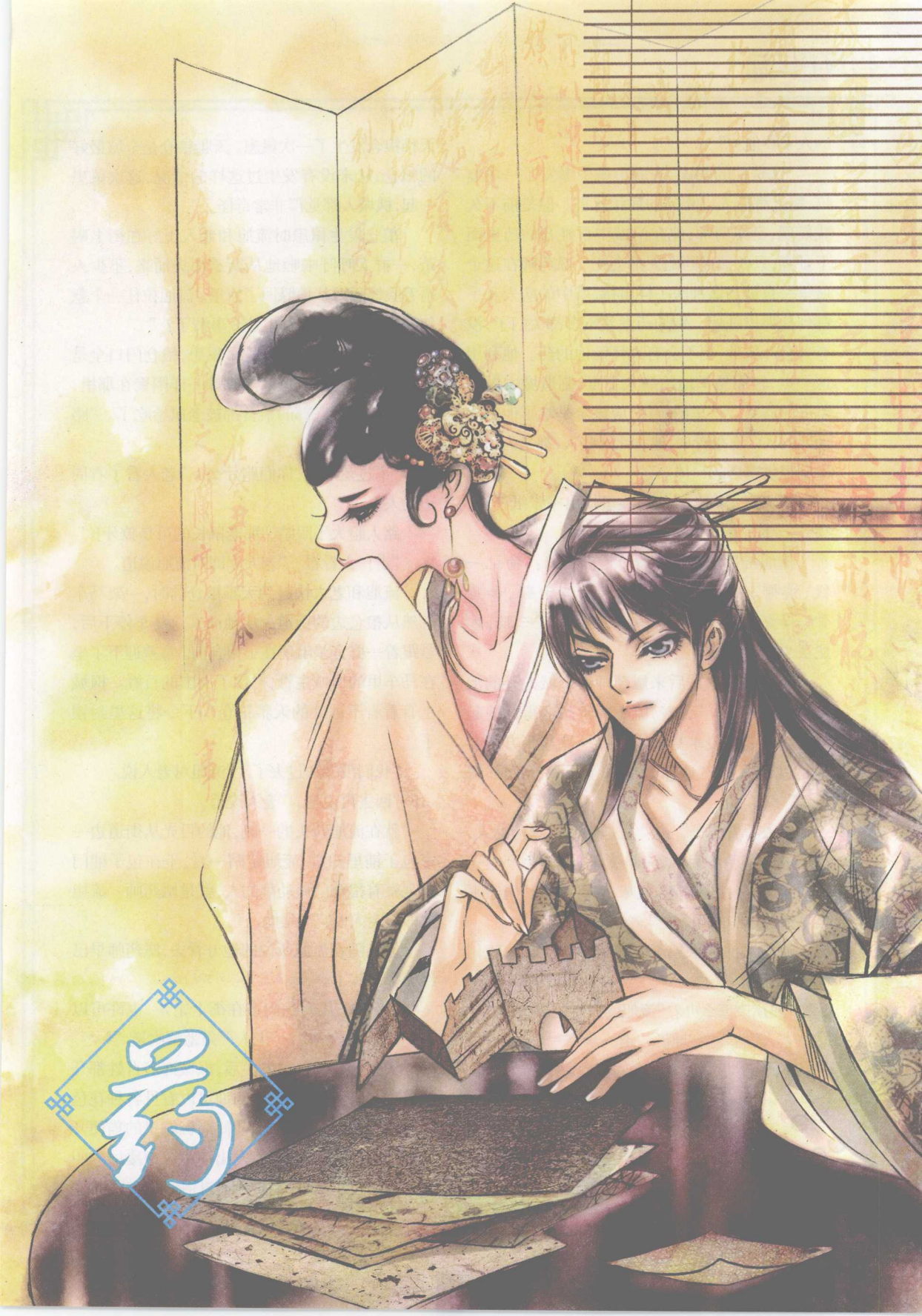
流旭惶恐地看看满坑的尸体,说:“那么这些尸体什么时候会苏醒?”

“帮我一个忙吧。”老人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串长长的带着无数灵符的锁链,让流旭帮他将领链套在了所有尸体的身上,然后手指朝灵符上一触,整条锁链便燃烧了起来。老人看着整条灵符锁链缓缓燃烧成灰烬,说:“这样暂时可以延缓这些尸体苏醒的时间,剩下的事情,我们还要静观其变,这个凰药师可以带出这么多鬼胎出来,一定不是个省油的灯。”

说着,老人和流旭又将那些尸体掩埋好,老人说一定不能让凰药师看出破绽起疑心,又问:“你们这个城外怎么会有这么多尸体?”

流旭说:“是凰药师,是他杀了这些人。”

老人惊住了,“他一个人杀了这么多人?官府



药

的人不找他？”

“这是他的阴谋，表面上城中爆发了一场瘟疫，每天都有人以相同的症状死去。但是前不久我发现，是凰药师，他在给城中百姓开的药里面下了毒，只要喝过药的人都会死。凰药师在这个城里一直被当做神医一样对待，城中的病人几乎都到他那里瞧病，别的药堂差不多都关门了，没有人会怀疑他，更不会有人怀疑他的药。他利用这一点，轻而易举地给病人下毒，制造城中爆发瘟疫的假象。这里的尸体，应该全是吃了他的药而死的人。现在看来，他毒死这些人，都是为了给鬼胎提供寄居的尸体。”

老人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那这个你一定见过了？”

流旭接过那张纸一看，上面写着：枸杞一钱、槟榔一钱、莲子十颗、花生二十颗，和鱼骨、山楂、鸭舌、冰糖一起炖熬，一日三服，方能去病。

流旭说：“这是后来凰药师给全城人开的治疗瘟疫的方子。”说着，流旭的神态变得惊诧起来，“如果说瘟疫本身就不存在，那这张方子究竟是在做什么的？这味药全城上下每个人都喝了。”

老人看着方子，说：“凡是喝了这味药的人，都会成为鬼胎的目标，一旦喝下，身体会产生一种勾起鬼胎食欲的特殊气味，它可以引诱鬼胎来吸收你身体中的阳气。”

流旭失神地呆掉了，双眼被月光雕琢，瞳仁中布满了恐惧。

“现在该怎么办？”流旭的声音是颤抖的。

老人满脸愁容地说：“走一步算一步吧，看样子凰药师想要的，是全城人的性命。”



老人在流旭的福来客栈住下没几天，枫城的

天雅粮仓发生了一次鼠患。天雅粮仓是全城最好的粮仓，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这次鼠患一起，枫城人都觉得非常奇怪。

粮仓发生鼠患时流旭和老人正好在街上喝茶，一群人呼呼啦啦地从街道那头涌来，不少人捂着脸惊恐万状地躲回了家里。流旭拉住一个急匆匆逃跑的路人：“发生什么事情了？”

“鼠患，天雅粮仓发生了鼠患，粮仓门口全是大个儿大个儿的老鼠，像蜘蛛一样围聚在那里，听说连粮仓最底部的粮食都被老鼠给吃了。”路人喘着粗气说。

“不过是老鼠，你们跑什么？”老人看了看周围的人。

路人瞪大了眼睛，“那老鼠长的可是獠牙！”

“走！去看看。”老人立即对流旭说道。

流旭和老人快赶到天雅粮仓前时，一架马车忽然从粮仓边的街道上疾驰而来。马车停下后，紧跟着一群官差出现在了粮仓前。官差迎下了坐在马车里的枫城主管，拦住了周围的百姓。枫城主管看看不远处的天雅粮仓，下令将这里封锁了。

“我们没办法过去了。”流旭对老人说。

“回去再说吧。”老人说道。

就在流旭转头的一刻，他的目光从街道边一家包子铺里扫过，流旭定睛一看，坐在包子铺门口观察着粮仓门口动静的人，就是凰药师。流旭立即对老人说：“又是他。”

老人随着流旭所说的地方看去，凰药师早已经无影无踪了。

“接下来几天我们多在街上走走，也许可以查到什么异常情况。”老人严肃地嘱咐道。

天雅粮仓的鼠患发生后，枫城许多百姓都开始养猫。每天走在街上，四处可以看见各种花色各种体态的猫。每当夜晚降临，枫城里的猫便开始在街道上乱窜，时不时发出一声一声凄厉的叫声。流旭夜里从羽家看望羽株回福来客栈的路

上,时常会看见许多花猫在枫城里游荡,它们冰冷的眸子在夜里显出凛冽的光泽,看上去是如此惊悚人心。

那段时间里,羽株发了几天高烧,有时候流旭来看她,羽株躺在床上听流旭说话,听着听着便睡着了。流旭心疼地看着羽株,拿来冰袋替她降低体温。丫鬟在这时候通常会从厨房里拿来一碗冰红枣汤,递到流旭手中,让他给羽株喂汤。

第一次接过那碗冰红枣汤时,流旭闻到了一股特殊的气味,就问丫鬟:“这是什么味道?”

“是药草熏出来的气味,可以清热降温。”丫鬟说。

流旭将冰红枣汤喂到羽株嘴中,羽株意识模糊地看着眼前的流旭,嘴角露出虚弱苍白的笑容,用手轻轻抚摩爱人的脸颊。

那几天里,羽株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流旭,我感觉自己快不行了”。

流旭笑了笑,“胡说,你只是发高烧而已,又多想了。”

嘴上虽然这样说,但是流旭心里也暗暗觉得羽株身上有了一些特殊的变化。那天,他为羽株喂完冰红枣汤,就把丫鬟叫到门外,问:“当年羽株得病据说差点儿死了?”

“不是差点儿,是已经死了,但是凰药师后来让小姐起死回生了。”

流旭心里咯噔一下,继续问:“那当时凰药师是怎么救活羽株的?”

丫鬟摇摇头,“那时候凰药师把小姐关在房间里治病,窗帘拉得死死的,还不许人进去,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救活小姐的,这事枫城里的人猜测了几个月,什么说法都有,但都是瞎猜,因为谁也没看见治病的过程。”

“那羽株活过来之后有过什么异常的反应吗?有什么和从前相比不对劲的地方吗?”流旭追问道。

“没有,”丫鬟肯定地说,“我服侍小姐这么多年了,小姐的一切都看在眼里,自活过来之后,小姐和从前一样,一点也没变。”

流旭蹙眉往房间里看了一眼,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对了,”丫鬟忽然眼睛一亮,“我听说凰药师把小姐关在房间里治过病之后,还给小姐开过三个月的药,听说那味药特别古怪。这都是府上下人传的。”

“那你知道药方在哪儿吗?不会丢了吧?”

“应该不会,管家跟我们下人闲聊的时候说,一年前凰药师离开枫城时,老爷害怕小姐出什么意外,就把药方保存了下来,根据老爷的习惯,那药方应该在他的书房里。”丫鬟一边说一边走廊两边,生怕被人撞见,发现自己多嘴多舌了。



听过丫鬟的话之后，流旭想，现在如果能找到当初那张药方拿给老人看，一定能获得不少重要的信息。

这天夜里，流旭出了羽府，本来打算再去城外西郊的乱葬岗看一次，半路上一个发着莹绿色光芒的东西从枫城戏馆前一跃而过，流旭立马跟了过去。他看到那个莹绿色的物体在墙边一路直走，身体上的光芒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飞快地闪烁起来。

流旭缓缓地走近，跟着那团物体绕过了戏馆和书场，在一面高墙下，那团物体停了下来，流旭赶忙找地方掩护自己。这时那物体的头部掉转过来一看，似乎发现了什么，刷地一下便飞跑起来。

流旭知道自己暴露了，于是也不多想，加快了步伐跟跑在它身后，借着一条巷子里打来的苍白的光，流旭终于看清楚了，那是一只猫！

那只猫一边跑，身体一边闪烁出莹绿色的光芒，时不时转回头看流旭一眼。流旭紧紧地跟追在猫的身后，他知道这只猫肯定有什么问题。

猫一路飞跑，流旭跟着它转过了两条巷子，最后绕到一排排古旧房屋的后面。这时候，猫忽然停住了，流旭正想一步一步逼近，那只猫却一头栽进了旁边的一口井中。

流旭呆住了，缓缓走到井边，低下头朝井中看去，那里面只有井水映着夜空中一轮皎洁的明月。

但是当流旭抬起头的时候，他脸上忽然显出了诧异的神色。他抬起头，看见的是凰天药堂的后门。

这口井，是凰天药堂的。

当年羽株的复活，凰药师突然离开枫城一年，乱葬岗那里被缝上鬼胎的尸体，如今羽株奇怪的变化，还有今天夜里这只神秘的猫。种种纷繁杂乱的事情把流旭搞得一阵神志恍惚，回福来客栈的路上，他的身体几乎要瘫掉了。

夜里老人很晚才回来，老人一进屋，放下手

中的拐杖，便双眼盯住流旭，语气低沉地说：“我们错了。”

“什么错了？”流旭不明白。

“我们猜错凰药师的目的了，他并不是想让鬼胎们来吸收枫城人的阳气。”

流旭仍旧一脸困惑的表情，这时候老人从袖子里取出了一样东西，那是从尸体身上拆下来的凰药师缝合尸体用的细麻绳。

老人说：“你知道吗，用这些麻绳来缝合尸体，可以起到阻止鬼胎寄居尸体的作用，也就是说，乱葬岗的那些尸体根本不会醒来，更不会出来吸收人的阳气。”

刚才老人出去，就是查看那些尸体去了，正是这样，他才在尸体身上发现了这些麻绳的特性。

流旭睁大双眼看着细麻绳，说：“既然不让鬼胎来吸收阳气，那他为什么还要用药杀死那些人，为什么还要将鬼胎缝合到尸体体内？”

老人摇了摇头，说：“这个凰药师道行太深了，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想做什么，明斗的话，我们一定不是他的对手。”

说到这儿，流旭把羽株曾经被凰药师救过一命的事情告诉了老人，还告诉老人凰药师曾经离开过这里，便自言自语地说：“好端端的，他为什么要离开枫城呢。”

老人一笑，“还能为什么，凰药师离开枫城一年，我只看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什么？”

“到风雨山收集鬼胎。”老人说，“要不是风雨山的鬼胎少了，我也不会追到这里来。”

月光落在窗台上，夜风徐徐吹入房间，流旭看着老人一脸冷峻的表情，目光落在了烛台上，看着飘摇的烛光心里一阵茫然。摇曳的光在流旭脸上切割下一道暗黄，他闭上眼睛，叹气般有些绝望地说：“凰药师，你究竟想做什么呢？”

06

枫城里死了三个人,三人的死状都相同,肤色变得苍白,嘴唇发紫,脸上起了许多黑色的小斑。

听说这种死状后,老人对流旭说:“这是阳气被吸干之后的样子。”

流旭惊愕地说:“你不是说那些尸体中的鬼胎都被压制着吗?为什么会有人阳气被吸干了?”

老人坐下来,脸色沉郁地想了想,说:“等会儿我再去看看那些尸体,现在你必须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当初凰药师开给羽株的药方拿到手。”

中午,流旭带着几幅名贵的山水图到了羽家,和往常一样,羽老爷迫不及待地流旭邀到了自己书房,要看看那几幅画卷。

在羽老爷专心赏画时,流旭假装很不在意地提起了羽株当年得病的事情。羽老爷没有多说什么,流旭问一句他只是心不在焉地回答。流旭问:“听说当年凰药师还给羽株开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方子?”

“是。”羽老爷这时忽然抬头,看着流旭说:“是有这么一个方子。”

流旭笑了笑,“能让流旭见识一下吗?”

羽老爷呵呵一笑,从身后的书架上取出一个锦盒,打开来,将方子递到了流旭手中,说:“这方子我一直留着,因为实在是有些奇特。”

流旭看完方子,正要放回锦盒,就在这时候,房门被叩响,羽老爷问着谁呀,凰药师推门进来了。流旭惊慌地放下锦盒,凰药师的目光正好落在了他手上,问:“二位观看什么宝物,也不叫上我?”

羽老爷手指着那个放方子的锦盒说:“啊,是药师当初……”

流旭赶忙打断道:“是我带来了几幅山水图,正在和羽老爷赏玩呢。”

凰药师看着流旭的脸,目光变得尖锐起来。流旭缓缓低下头去,他知道,如果让凰药师知道

自己已经发现了他的某些秘密并试图查个水落石出,那么凰药师很可能会毫不犹豫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三人赏玩了半个时辰,流旭便先行一步告辞了。

猫眼两颗、鱼唇四枚、蜈蚣一只、白蚂蚁五只,配上荔枝、虾仁、鸽子蛋、鸡皮炖熬半个时辰,将汤药浇灌在月季花上,采摘花瓣用温水浸泡半个时辰,再取新鲜的牛血用蜂蜜将月季花瓣炒半个时辰,炒好之后随红枣吃下,如此服用,每天一次,药到病除。

靠着过目不忘的本事,流旭把自己看的药方内容写了下来,递到了老人手上。老人看了看药方,没有做声。流旭盯着老人凝重的表情,问:“你去看过乱葬岗那些尸体了吧,怎么样,是不是每一具尸体中的鬼胎都被压制住了?”

“是。”老人说,“每具尸体中的鬼胎都被阻止了寄居,不可能出来吸收阳气。”

说完,老人盯着那张药方蹙紧眉头,说:“这张药方我不太了解,必须带回师傅那里给他老人家看看。”

“师傅?”流旭看看老人,没想到他还有师傅。

“嗯。看样子,我得先离开枫城几天,这几天要是有什么异常情况,你一定要记下来,等我回来告诉我。”

流旭点了点头。

这天傍晚,老人就独自离开了。在老人离开时,流旭忽然想起了那天夜里自己发现那只荧光绿猫的事情,这才告诉老人,并问:“你知道这种猫有什么特别吗?”

老人摇头,说:“我的功力太浅了,必须回去向师傅请教,你在这里老老实实在地等我回来。”

流旭神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枫城又有几个人死掉了,根据街头巷尾传开来的死状,那些人统统都是被吸掉了阳气。

流旭好几天都生活在一种极度恐惧的状态